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上 宋 袁樞 撰

元魏寇齊

齊明帝建武元年魏主以上廢海陵王自立謀大舉入寇會邊將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請降於魏十二月辛丑朔魏遣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向襄陽大將軍劉昶平南將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鍾離平南將軍廣平劉藻向南鄭真度安都從祖弟也

以尚書盧淵為安南將軍督襄陽前鋒諸軍淵辭以不  
習軍旅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為周魴耳魏主欲自將  
入寇癸卯中外戒嚴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  
相州刺史高閭上表稱洛陽草創曹虎既不遣質任必  
非誠心無宜輕舉魏主不從久之虎使竟不再來魏主  
引公卿議行留之計公卿或以為宜止或以為宜行帝  
曰衆人紛紜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執宜有客主共  
相起發任城鎮南為留議朕為行論諸公坐聽得失長



者從之衆皆曰諾鎮南將軍李冲曰臣等正以遷都草  
創人思少安為內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帝曰彼降  
歟虛實誠未可知若其虛也朕巡撫淮甸訪民疾苦使  
彼知君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  
接則失乘時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畧矣任城王澄  
曰虎無質任又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也今代都新遷之  
民皆有戀本之心扶老攜幼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  
食無甌石之儲又冬月垂盡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

載南畝之時而驅之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  
之師也且諸軍已進非無應接若降款有實待既平樊  
沔然後鑾輿順動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輕舉上下疲勞  
若空行空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氣非策之得者也司  
空穆亮以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輩在外之  
時見張旗授甲皆有憂色平居論議不願南征何得對  
上即為此語面背不同事涉欺佞豈大臣之義國士之  
體乎萬一傾危皆公輩所為也冲曰任城王可謂忠於

社稷帝曰任城以從朕者為佞不從朕者豈必皆忠夫  
小忠者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愚闇雖涉小忠要  
是竭誠謀國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據帝不從辛亥發洛  
陽以北海王詳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李冲兼僕射同  
守洛陽給事黃門侍郎崔休為左丞趙郡王幹都督中  
外諸軍事始平王勰將宗子軍宿衛左右休逞之玄孫  
也戊辰魏主至懸瓠已巳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  
男女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魏主命盧淵攻南陽淵以

軍中乏糧請先攻赭陽以取棗倉魏主許之乃以征南大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李佐荊州刺史韋珍兵攻赭陽鸞長壽之子佐寶之子也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閉城拒守薛真度軍於沙碣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拒之

二年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拒魏癸酉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乙

未拓跋衍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乘城拒守間出襲擊魏兵破之惠休惠明之弟也劉昶王肅攻義陽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肅屢破誕兵招降萬餘人魏以肅為豫州刺史劉昶性褊躁御軍嚴暴人莫敢言法曹行參軍北平陽固苦諫昶怒欲斬之使當攻道固志意閑雅臨敵勇決昶始奇之丁酉中外纂嚴以太尉陳顯達為使持節都督西北討諸軍事往來新亭白下以張聲勢己亥魏主濟淮二月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彌野甲辰魏

主登八公山賦詩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  
慰之魏主遣使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  
出應之慶遠問師故魏主曰師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  
乎欲我含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命無所含垢魏主  
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  
疑魏主曰武王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七王同惡已伏  
管蔡之誅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  
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

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得而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為苟貪天下乎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吾和親為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

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穀衣服而遣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至鍾離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彊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發與太子右率蕭誅等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城中望



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行  
等衆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己未誕等追擊破  
之誅謚之弟也先是上以義陽危急詔都督青冀二州  
諸軍事張沖出軍攻魏以分其兵勢沖遣軍主桑係祖  
攻魏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又遣軍主杜僧護攻魏虎阬  
馮時即丘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  
崔延襲魏紀城據之魏主欲南臨江水辛酉發鍾離司  
徒長樂元懿公馮誕病不能從魏主與之泣訣行五十

里聞誕卒時崔慧景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魏主輕將數千人夜還鍾離拊尸而哭達旦聲淚不絕壬戌敕諸軍罷臨江之行葬誕依晉齊獻王故事誕與帝同年幼同硯席尚帝妹樂安長公主雖無學術而資性淳篤故特有寵丁卯魏主遣使臨江數上罪惡魏久攻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柵斷水路夾築二城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

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上表以為兵法十則圍之五則  
攻之鄉者國家止為受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  
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  
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  
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夫豈無  
故以為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  
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  
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

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  
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  
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  
如此必為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且安土戀本人  
之常情昔彭城之役既克大鎮城戍已定而不服思叛  
者猶踰數萬角城鼙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  
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準昔事兼數倍天時向  
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返旆經營洛

邑蓄力觀蒙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  
陸叡上表以為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霧暑氣  
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草創庶事甫爾臺省  
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沈  
雨炎陽自成癘疫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  
外攻寇讐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  
罷弊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去冬之舉  
正欲耀武江漢耳今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

使根本深固聖懷無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然後  
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主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郃  
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  
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彼無不聽矣慧景  
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魏主乃還濟淮餘五將未  
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為直  
閣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  
齊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潰魏主假康生

直閣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為  
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  
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團播播為圓陳以禦之身自  
搏戰所殺甚衆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  
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  
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播椿  
之兄也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  
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

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為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敕廣陵太守行南兖州事蕭穎胄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穎胄以魏寇尚遠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穎胄太祖之從子也上遣尚書右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壽陽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



魏之入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飼以蒸豆昶  
怖懼食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  
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  
縱不遠慙蘇武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為民 魏主之  
在鍾離也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拔英請以州兵  
會劉藻擊漢中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  
祖梁季羣等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  
賤莫相統壹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

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擒  
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  
懿又遣其將姜脩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  
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  
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  
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  
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范  
粲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

數十日城中恟懼錄事參軍新野庾域封題空倉數十  
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  
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為後拒  
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為誑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  
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  
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  
火於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氏使起兵斷  
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卒全

軍還仇池討叛氐平之英楨之子懿行之兄也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俟克城則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冲表諫曰秦川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掇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

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  
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魏境  
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臣者唯漠北  
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汲汲於今日也宜待疆宇既  
廣糧食既足然後置邦樹將為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  
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  
西藩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  
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若輕遣

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成為上魏主從之 魏城陽王

鸞等攻赭陽諸將不相統壹圍守百餘日諸將欲案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帝遣太子右衛率垣歷生救之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退佐獨帥騎二千逆戰而敗廬淵等引去歷生追擊大破之歷生榮祖之從弟也南陽太守房伯玉等又敗薛真度於沙碛鸞等見魏主於瑕丘魏主責之曰卿等沮辱威靈罪

當大辟朕以新遷洛邑特從寬典五月己巳降封鸞為  
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佐韋珍皆削官爵為民佐  
仍徙瀛州以薛真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聽  
存其爵及荊州刺史餘皆削奪曰進足明功退足彰罪  
矣 癸未魏主還洛陽告于太廟甲申減冗官之祿  
以助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之禮班賞有差

三年冬閏十月魏主謀入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朕  
卜宅土中綱條粗舉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

帷於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  
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此國之大事宜君臣各盡所見  
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冲對曰凡用  
兵之法宜先論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  
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  
來秋帝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此人事之盛也而  
天時不利今天時既從復云人事未備如僕射之言是  
終無征伐之期也冠戎咫尺異日將為社稷之憂朕何



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  
四年六月壬戌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二十萬將入  
寇 八月丙辰魏詔中外戒嚴 甲戌魏講武於華  
林園庚辰軍發洛陽使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居守以御  
史中尉李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參治留臺事假  
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勰辭曰親疎並用古之道也臣  
獨何人頻煩寵授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  
否泰之相遠也魏主大笑執勰手曰二曹以才名相忌

吾與汝以道德相親上遣軍主直閣將軍胡松助北襄  
城太守成公期戍赭陽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  
郡太守黃瑤起戍舞陰 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  
度勸魏主先取樊鄧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  
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  
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吹脣沸地九  
月辛丑魏主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夜  
襲其郛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

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臺六合非如曩時冬來春去不  
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  
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  
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  
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讐罪一也頃年薛真度來卿傷  
我偏師罪二也今鷹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  
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  
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

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十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  
兼武皇之遺教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  
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脩職業返已而言不應垂責  
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  
人衣班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  
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 丁未魏  
主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  
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

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為獨取糜  
碎思思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  
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  
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  
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  
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  
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近雖仰憑威  
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纊虛張

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彌大臣所以不敢為之解上而已

魏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叔業  
啟稱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  
自然分矢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  
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救雍州十一  
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丁酉魏敗  
齊兵於沔北將軍王伏保等為魏所獲 新野人張膺  
帥萬餘家據柵拒魏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雍州刺史

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丁丑詔遣度  
支尚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帥衆二萬騎千匹向  
襄陽雍州衆軍並受節度庚午魏主南臨沔水戊寅還  
新野將軍王曇紛以萬餘人攻魏南青州黃郭戍魏戍  
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  
人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清河傳永將  
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  
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

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填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



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傳脩期耳

永泰元年春正月魏統軍李佐攻新野丁亥拔之縛劉

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

殺之於是河北大震戊子湖陽戍主蔡道福辛卯赭陽

戍主成公期壬辰舞陰戍主黃瑤起南鄉太守席謙相

繼南遁瑤起為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齎而食之乙

巳命太尉陳顯達救雍州 庚戌魏主如南陽二月癸

丑詔左衛將軍蕭惠休救壽陽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

伯玉面縛出降伯玉從父弟思安為魏中統軍數為伯

玉泣請魏主乃赦之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城王

總為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時慧景至  
襄陽五郡已沒慧景與衍及軍主劉山陽傅法憲等帥  
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諸軍登城拒守時  
將士蓐食輕行皆有飢懼之色衍欲出戰慧景曰虜不  
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既而魏衆轉至慧景於南門  
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繼皆遁魏兵自北門入劉山陽  
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且戰且却行慧景過閘溝軍

人相蹈藉橋皆斷壞魏兵夾路射之殺傅法憲士卒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魏主將大兵追之晡時至沔山陽據城苦戰至暮魏兵乃退諸軍恐懼是夕皆下船還襄陽庚寅魏主將十萬衆羽儀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湖陽辛亥如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以救義陽魏南兗州刺史濟北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丈以

示城內別遣軍主蕭瓚等攻龍亢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等救渦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級俘二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鎖三將詣懸瓠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傅永奪官爵黜王肅為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今少

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  
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  
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  
業見魏兵盛夜引兵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  
不可勝數叔業還保義陽 夏四月庚午魏發州郡二  
十萬人期八月中旬集懸瓠 秋七月己酉上殂于正  
福殿太子即位 九月己亥魏主聞高宗殂下詔稱禮  
不伐喪引兵還 魏主得疾甚篤丙午發懸瓠舍于汝

濱冬十一月辛巳魏主還鄴

東昏侯永元元年春正月太尉陳顯達督平北將軍崔  
慧景等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癸未魏遣前將軍  
元英拒之 乙酉魏主發鄴 二月陳顯達與魏元

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  
樹皮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  
城中絹遂不窮追顯達又遣軍主莊丘黑進擊南鄉拔  
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

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以右衛將軍宋弁  
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弁精勤吏治恩遇亞於  
李冲癸未魏主至梁城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清  
河張烈固守甲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  
千救之丁酉魏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  
口邀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陳顯達引兵渡水西據鷹  
子山築城人情沮恐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  
胄陷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嵩澄之弟也戊戌夜軍主



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自分磧  
山出均水口南走己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  
追奔至漢水而還左軍將軍張千戰死士卒死者三萬  
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均均口廣平馮道根說顯達曰  
均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  
棄船於鄴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  
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  
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詔以道根

為洵口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中丞范

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許更以顯達為

江州刺史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 庚子魏主疾甚北

還 夏四月丙午殂于穀塘原彭城王勰與任城王

澄謀以陳顯達去尚未遠恐其覆相掩逼乃秘不發喪

徙御卧輿唯二王與左右數人知之勰出入神色無異

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數日至宛城夜進卧輿

於郡聽事得加棺斂還載卧輿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

舍人張儒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舉止無變太子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

蕭衍篡齊

齊明帝永泰元年春正月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每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

遙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屏人久  
語畢上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  
絕而復蘇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  
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  
相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祭巴陵王昭秀於  
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  
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濟陽  
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大司

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上  
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  
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上疾屢危乃以光祿  
大夫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以密防敬則  
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只是  
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甌金甌謂鵠也  
丁卯敬則舉兵反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疑之子  
也敬則起兵以奉子恪為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

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  
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高武諸孫處西省  
敕人各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法孩幼者與乳母俱入  
其夜令太醫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當  
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啟時刻已至  
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上所親左右單景雋  
共謀少留其事須臾上覺景雋啟子恪已至上驚問曰  
未邪未邪景雋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乃

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寶覽  
緬之子也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百姓擔簦荷插隨  
之者十餘萬衆五月壬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  
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  
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  
京口路恭祖慧景之族也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  
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  
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崔

恭祖刺之仆地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乙酉傳首建康  
是時上疾已篤 秋七月己酉上殂於正福殿遺詔

沈文季可左僕射江柘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  
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  
光坦之江柘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膺之  
任可委劉俊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即位 八月葬明

皇帝於興安陵廟號高宗東昏侯惡靈在太極殿欲速  
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



羊圍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鶩啼來乎

東昏侯永元元年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性重澀少言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

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  
恐懼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乃密與弘策修武備它  
人皆不得預謀招集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  
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  
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為羽林監徐孝嗣欲引置  
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  
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  
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

媒近左右慄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  
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  
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拓  
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  
宜為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  
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  
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  
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

據郢雍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為監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愔至襄陽初高宗雖顧命羣公而多寄腹心在江祐兄弟二江更直殿內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祐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帝左右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等為帝所委任祐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徐孝嗣謂祐曰主上稍有異同

詎可盡相乖反。拓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帝失德，寢彰。拓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常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煮肫。帳下諂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忌寶玄。不同拓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拓密謀於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微旨動拓。二弟祀亦以少主難保，勸拓立遙光。拓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為領軍將軍，謂拓

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此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祔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遣所親丹陽丞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朓欲引以為黨朓不荅頃之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即以祔謀告太子右衛率左興盛興盛不敢發朓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宴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

晏者遙光城局參軍也。暄陽驚馳告遙光及祏。遙光欲出。眊為東陽郡。眊常輕祏。祏固請除之。遙光乃收眊付廷尉。與孝嗣、祏、暄等連名啟。眊扇動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輕議朝宰。眊遂死獄中。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祏議。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祏謀。帝命收祏兄弟。時祀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自有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

靜以鎮之俄有詔召祐入見停中書省初袁文曠以斬  
王敬則功當封祐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祐文曠以刀環  
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并弟祀皆死劉暄聞祐等死  
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  
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  
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吹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  
羣臣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闇遣出臺閣案奏月數  
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魚肉還家竝是五省



黃案帝嘗習騎致適顧謂左右曰江柘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柘親戚餘誰對曰江祥今在治帝於馬上作敕賜祥死始安王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遙欣自江陵引兵急下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江柘被誅帝召遙光入殿告以柘罪遙光懼還省即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率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停東府前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帝既誅二

江慮遙光不自安欲遷為司徒使還第召入諭旨遙光  
恐見殺秋八月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  
召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  
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  
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  
露坦踰牆走向臺道逢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告以遙  
光反不信自往詞問知實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  
光又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為都督會

文季已入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  
城門曰公但乘輦隨後反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  
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  
出軍遙光不肯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  
始聞亂衆情惶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  
安左將軍沈約聞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臺中  
方擾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丙辰詔  
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之帥

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它辭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左興盛屯東籬門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遙光遣坦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詰議參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暢衍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已未坦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稍降曹虎

虎命斬之遙光大怒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臺  
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  
衣恰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閣皆重闕左右并踰屋  
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副牀  
下軍人排閣入於閣中牽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屋室  
且盡劉渢走還家為人所殺荊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  
謀欲應之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  
以安已已以徐孝嗣為司空加沈文季鎮軍將軍侍中

僕射如故蕭坦之為尚書右僕射丹楊尹右將軍如故  
劉暄為領軍將軍曹虎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皆賞平  
始安之功也 江祐等既敗帝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  
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  
憎之遙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  
坦之宅殺之并其子祕書郎賞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  
太守未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  
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

其家至貧唯有質錢帖數百還以啟帝原其死繫尚方  
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  
閤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  
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  
常數百人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十萬他物稱是帝  
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皆未  
及拜而死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  
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

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枝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



曰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  
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  
以甌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  
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况尚山陰公主皆坐誅昭略弟  
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  
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  
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為絕吭而死 初大尉陳顯達自  
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

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嘗侍宴酒酣啟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始安王遙光疑之啟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即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嘗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悅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弘遠等

與朝貴書數帝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為主須京塵一靜  
西迎大駕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衆  
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  
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 十二月  
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甲申軍於新  
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  
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諸軍聞  
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顯達執馬稍從步兵數百

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稍折臺  
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騎官趙潭注刺顯  
達墜馬斬之諸子皆伏誅 帝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  
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  
宅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  
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  
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  
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

知所過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寄產或與  
病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為高郭置仗人防守謂之  
屏除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  
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  
草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帝有瞽力牽弓至三斛五  
斗又好擔幃白虎幃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  
倦自制擔幃校具伎衣飾以金玉侍衛滿側逞諸變態  
曾無愧色學乘馬於東冶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

金薄帽執七寶稍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阨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

二年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及除南兖州意不樂內徙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兄子植等皆為直閭在殿中懼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

襲宜早為計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蕭衍以  
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  
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  
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  
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  
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  
南公寧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  
決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為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

薛真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降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壻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庚午下詔討叔業己亥叔業病卒 三月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 崔慧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為直閣將軍密



與之約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  
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  
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  
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  
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左興盛節  
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即收衆濟  
江初南徐兗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娶徐孝嗣女為妃  
孝嗣誅詔令離昏寶玄恨望慧景遣使奉寶玄為主寶

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  
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玢  
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  
議柳愷分部軍衆寶玄乘八摑輿手執絳麾隨慧景向  
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等六將  
據竹里為數城以拒之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  
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  
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

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倉善戰又輕行不饗食  
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為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烟火起輒  
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佛  
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  
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  
帶蔣山西巖守甲數萬瑩誕之從曾孫也慧景至查硯  
竹塘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  
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

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  
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  
慧景於北籬門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遊苑崔  
恭祖帥輕騎千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  
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  
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  
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  
處分城內隨方應拒衆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

帝為吳王陳顯達之反也帝復召諸王侯入宮巴陵王  
昭胄懲永泰之難與弟永新侯昭穎詐為沙門逃於江  
西昭胄子良之子也及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  
景意更向昭胄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  
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  
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景性好談  
義兼解佛理頃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豫  
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

而起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卒數千人渡南岸懿軍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衆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

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  
懿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  
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蠡浦為漁人所斬以頭內鱸籃擔  
送建康恭祖繫上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捕獲伏  
誅寶玄初至建康軍於城東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收  
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人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  
可復罪餘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幃  
裏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

汝近圍我亦如此耳

五月乙酉江夏王寶玄伏誅

六月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兗二州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為賊黨殺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人王咺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咺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倖誅縱亦如初是時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閣驍騎將軍徐世擿素為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顯達事起加輔



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擿世  
擿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  
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  
惡其凶彊遣禁兵殺之世擿拒戰而死自是珍法蟲兒  
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敕王咄之專掌文翰與相唇齒  
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茹法珍為阿丈梅蟲兒及  
俞靈韻為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  
厨人作膳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田宅貨財莫

不啟乞一家被陷禍及親隣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帝  
數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庵人王寶孫年  
十三四號為張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咥之梅蟲兒  
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  
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 八月甲辰夜後宮火

時帝出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比及開死  
者相枕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  
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起

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  
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  
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  
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  
此步步生蓮華也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縷屐倖因緣  
為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不  
為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加科歛如此相仍前後不息  
百姓困盡號泣道路 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

虞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  
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  
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  
託以外拒為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  
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  
不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有弟九人數行暢融宏偉  
秀懽恢懿以元勳居朝右暢為衛尉掌管筭時帝出入  
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

王暄之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懿弟侄咸為之備冬十月己卯帝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懿弟侄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融捕得誅之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榮陽鄭植弟紹叔為衍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為名往刺衍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

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閒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  
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植退謂紹叔曰雍  
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若取雍  
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植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及  
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柳慶  
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茂天生之子慶遠元景之  
弟子也十一月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  
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

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  
辦諸將爭櫓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  
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為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  
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  
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  
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並襲荆  
雍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加以唇亡齒寒  
寧不聞同邪我合荆雍之兵鼓行而東雖使韓白復生

不能為建康計況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胄等得書  
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  
弟南康王友穎達天虎既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  
攻心為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  
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  
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膺彼間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  
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必相嫌貳則行事進退  
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



江安遲回十餘日不上穎胄大懼計無所出夜遣呼西  
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  
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  
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  
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  
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  
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  
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暇日自安雍州之事

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  
十萬衆竟為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  
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  
之蕭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胄謂天虎曰  
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  
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  
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使前汶陽太

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即於車中斬之副軍  
主李元履收餘衆請降柳忱世隆之子也潁胄慮西中  
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  
許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  
王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蕭  
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以蕭潁胄為都督  
行留諸軍事潁胄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  
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

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  
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況處  
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  
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  
穎胄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  
蟲兒茹法珍罪惡穎胄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  
州西中郎參軍南郡鄧元起向夏口乙亥荊州將佐復  
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夏侯詳之子驍騎將軍亶為殿中

主帥詳密召之亶自建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  
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青宮未即大  
號可封十郡為宣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選百官  
西中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主者備法駕奉  
迎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南康王  
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初陳顯達崔  
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太守杜陵韋叡叡  
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儒而不武其赤族

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  
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華山  
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馮道根居母喪  
聞衍起兵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梁南秦二  
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惔忱之兄也帝聞劉山  
陽死發詔討荆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滄為雍州  
刺史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將兵及  
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冲使拒西師元

嗣等懲劉山陽之死疑冲不敢進停夏口浦聞西  
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  
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張冲  
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  
山蕭穎胄與武寧太守鄧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  
暴虐誅戮宰輔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  
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止受  
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為

西中郎中兵參軍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  
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寶積懼請降公則入  
長沙撫納之

和帝中興元年春正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大  
赦以蕭穎胄為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楊公則為湘州  
刺史戊申蕭衍發襄陽留弟偉總府州事愴守壘城府  
司馬莊丘黑守樊城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  
都不受衍命舉兵欲襲襄陽偉愴邀擊於始平大破之



雍州乃安

二月壬午東昏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

外纂嚴 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以  
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  
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濶一里箭道交  
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為犄角若悉衆前進僧  
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荆  
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郢城竟陵  
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

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卧取之耳乃使茂等帥  
衆濟江頓九里張冲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  
等擊破之光靜死冲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  
相續下至加湖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  
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衍築漢口城以守  
魯山命水軍王義陽張惠紹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二城  
信使楊公則舉湘州之衆會於夏口蕭穎冑命荊州諸  
軍皆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亦隸焉時朝議欲遣人

行湘州事而難其人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衆曰湘  
土人情易撓難信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  
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為輔  
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先嘗在湘州多舊恩迎  
者屬路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  
萬斛以助荆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使鄧元  
起進據南堂西渚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  
丁酉張冲病卒驍騎將軍薛元嗣與冲子孜及征虜長

史江夏內史程茂共守郢城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太守為尹以蕭穎胄為尚書令蕭衍為左僕射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為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冠軍將軍蕭偉為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卷為涪陵王乙酉以尚書令蕭穎胄行荊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

鉞時行次揚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寧朔將軍  
新野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摠帥侯伯夬返西  
臺遂有是命薛元嗣遣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  
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  
之為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夏四  
月蕭衍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  
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五月東昏侯遣軍主吳  
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虎牙伯之之

子也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齊蕭穎胄等  
議謂衍曰今頃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  
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衍曰  
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  
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  
阻沔路扼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  
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  
足矣脫拒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

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後即應鎮守欲守  
兩城不減萬人儲糧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  
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  
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  
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  
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  
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  
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

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為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  
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  
進軍武口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等屯  
白陽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  
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  
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眾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  
山東昏侯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  
樹美竹則毀墻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隨即枯萎朝暮



相繼又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為裨販以潘貴妃  
為市令東昏侯自為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乃敕  
虎賁不得進大荆實中荻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或坐  
而屠肉又好巫覡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入樂遊  
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鄉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  
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為高宗形  
北向斬之懸首苑門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胄永新  
侯昭穎出投臺軍各以王侯還第心不自安竟陵王子

良故防閤桑偃為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寅謀  
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為尚書左僕射護軍時軍主  
胡松將兵屯新亭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寅等將兵  
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  
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東昏新作芳樂苑經月不  
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  
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  
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膳中得其事昭胄兄

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  
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  
選等誅諸嬖倖廢東昏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  
救郢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  
制局監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  
斫元嗣頭墜果梓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  
指皆墜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康王  
寶寅帥城中將吏見力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

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  
入宮冀法珍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  
應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  
殿內亦不敢發寶寅在杜姥宅日已暝城門閉城上人  
射外人外人棄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  
市尉尉馳以啟東昏東昏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  
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東昏笑  
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伏誅 蕭衍使征

虜將軍王茂軍主曹宗仲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  
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  
計俘其餘衆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 魯山之  
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  
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己未東昏  
侯以程茂為郢州刺史薛元嗣為雍州刺史是日茂元  
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  
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尸牀下而寢其上

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為書與衍張冲故  
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  
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  
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  
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為江夏太守行郢  
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  
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弘策寧  
遠將軍庾域亦以為然衍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

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為圖畫如在目中 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潯陽以應蕭衍求取

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為質於衍司部悉平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

伯之許即用為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

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  
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  
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衍與諸將以次進路  
元起將至尋陽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陳虎牙守湓城  
選曹郎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  
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凶凶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  
難合八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東甲請罪初新蔡太守



席謙父恭穆為鎮西司馬為魚復侯子響所殺謙從伯  
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  
之乙卯以伯之為江州刺史虎牙為徐州刺史 魯休  
烈蕭瓚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  
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  
根本衍曰公則今汭流上江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  
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  
在雍指遣往徵不為難至穎胄乃遣軍主蔡道恭假節

屯上明以拒蕭瑣 辛巳東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  
摠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 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

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  
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  
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  
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甲申東昏侯

以李居士為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為雍州刺史  
建安王寶寅為荊州刺史輔國將軍申胄監郢州龍驤

將軍扶風馬儼理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軍  
事珍國廣之子也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胄軍二萬  
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參軍蕭  
瓚為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為益州刺史蕭  
衍之克江郢也東昏侯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  
白門前當一決衍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簡二尚方  
二治囚徒以配軍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  
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

騎一千至江寧景宗始至營壘未立而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阜英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衍至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呂僧珍據白板橋李居士覘之僧珍衆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

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  
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於東  
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  
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  
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  
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  
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  
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

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

使伯倫遇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  
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  
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戊寅東昏寧朔將  
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  
宮乙卯和詐東昏云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  
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琅邪城主張木  
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  
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

守之揚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相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東昏遣軍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李奴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以為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



皆帥其衆來降衍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  
恢鎮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巴東獻武公蕭  
穎胄以蕭瓚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十一月壬  
午卒夏侯詳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密報蕭衍衍  
亦祕之詳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兵赴之瓚等聞建  
康已危衆懼而潰瓚魯休烈皆降乃發穎胄喪贈侍中  
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昏  
侯拜蔣子文神為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

尚書事揚州牧鍾山王及衍至又尊子文為靈帝迎神  
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珍  
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為珍國之副稷瓌之  
弟也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黃門刀  
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鬪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  
捆去用為厭勝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鎧  
胄具裝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常間外鼓叫聲被  
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弩幾中之始東昏與左右

謀以為陳顯達一戰即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官辦樵米為百日調而已及大桁之敗衆情兇懼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既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東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為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啟為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皆怨怠不為致力外圍既久城

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  
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  
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兗州中兵參軍  
馮翊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弑東昏  
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閤  
舍人錢彊十二月丙寅夜彊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  
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  
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泰

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  
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裏東昏首遣國  
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  
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授服之偽悶不署名衍覽牋無  
志名心嘉之亮瑩之從弟志僧虔之子也衍與范雲有  
舊即留參帷幄王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  
百僚皆間道送款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曰顛  
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

城中出者或被刼剝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  
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衍使張弘策先入  
清宮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  
曲秋毫無犯收滿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  
四十一人皆屬吏 初海陵王之廢也王太后出居鄱  
陽王故第號宣德宮已已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  
陵王為東昏侯褚后及太子誦並為庶人以衍為中書  
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

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為長史壬

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為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

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司徒己卯衍入屯闕武堂下令

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

皆除盡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

下令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

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掩

瘞逆徒之死亡者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

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茹法珍等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為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行使其故人姚仲寶說之仙琕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為請乃得免衍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船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覲之子也衍使駕部郎



考城江革為書與昂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  
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  
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  
何能為役自承麾旆屈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  
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  
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  
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  
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

遑薦璧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傳映映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主昏虐曾無悛改荆雍協舉乘據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行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行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琚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

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不亦可乎  
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  
圍之數十重仙琚令士皆持滿兵不敢逼日暮仙琚乃  
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  
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今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琚曰射  
鈎斬祛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琚謝曰小  
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衍笑皆厚遇之丙  
戌蕭衍入鎮殿中

梁武帝天監元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 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

壬申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劔履上殿贊拜不名  
初大司馬與黃門侍郎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  
長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為大司  
馬諮議參軍領錄事約為驃騎司馬昉為記室參軍與參  
謀議前吳興太守謝朓國子祭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衍  
奏徵為軍諮祭酒朓胤皆不至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

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  
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  
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識記又復炳然  
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  
得已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  
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即  
損威德且人非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  
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

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敢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  
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大司馬曰  
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  
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大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  
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  
至望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  
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  
召雲入歎約才智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

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進大司  
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  
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  
梁公始受命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  
於是以沈約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為侍中丙  
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為王癸巳受命赦國內及府  
州殊死以下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於  
梁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

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綬未亡人歸於  
別宮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綬詣  
梁宮丙寅梁王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贈  
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  
故事丁卯奉和帝為巴陵王宮於姑孰優崇之禮皆倣  
齊初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王皇后為巴陵王妃齊  
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追尊皇  
考為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追謚妃郝氏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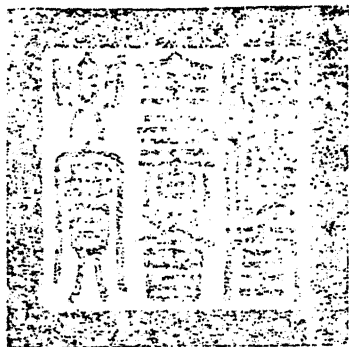
德皇后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  
侯立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  
王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左衛將軍恢為鄱陽王荊州  
刺史憺為始興王以宏為揚州刺史 戊辰巴陵王卒  
時上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  
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上領之乃遣所親  
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  
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摺殺之 以謝沐縣公寶義為巴

陵王奉濟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為患如卿祖以材略見疑而無如之何湘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能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

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  
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  
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  
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  
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  
耳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為卿  
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豈得  
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

也昔劉子興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興乎曹志魏武帝之孫為晉忠臣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少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竝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  
以壽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上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鍾健

謄錄舉人

臣

王旭暢